

一渡悠悠隔港来

□陈瑶

追随着大海的气息，沿着那条长满美丽记忆、而又被先人的足迹打磨得溜光圆滑的街巷石阶，我又一次踏上了这条铺满悠扬的浪声、去往舟山大鹏岛的渡口小路。一条老式的小型客渡船，在沥港和大鹏岛之间来回摆渡已经半个多世纪，在当下大桥连岛的舟山群岛，这里是为数不多的、尚保留着交通渡口和小渡轮的岛屿。

记得上一次去往大鹏岛，是两年前的，一些记忆还历历在目，触手可及。渡船从离开沥港码头到靠上大鹏岛，也就不到10分钟时间。渡轮是免费的。早几年来回单程只收5角钱，前几年干脆免费了，渡轮的运行、维修、人工工资等，全部由当地政府买单，每一个摆渡的乘客，只需在渡轮上稍站片刻，用心倾听船舷外悠扬的浪声就可以了。

与沥港隔港相望的大鹏岛，和许多的江南水乡一样，河流纵横，水系发达。虽是仅有4.09平方公里的弹丸小岛，但是土地肥沃，适宜于耕种，曾经是沥港的农业基地。站在渡船上望过去，大鹏岛掩映在一片雾霭迷蒙中，海滩却仍闪出动浪浪晶

莹的光泽，阡陌纵横的乡间村道蜿蜒着通向小村的每一个角落，似乎是牵扯着一堆黑白相间的陈旧的积木。岛上有数量众多且比较上规模的古民居，主要有胡家大院、刘家大院、沈家大院和杨家大院等，分布在大鹏岛的几个重要位置。据一位老农介绍，大鹏岛兴旺的时候，全岛有七八百户人家，而现在仍在留住的居民，可能不足百户，仅500来人，且大多以老年人居多。

胡家大院就在离河埠头不远的斜对面，于是我们就熟门熟路地走了进去。胡家大院也是江南水乡的典型建筑，灰墙石砌的大门，高大的山墙，飞檐斗拱，可见曾经的气派。外墙部分由于历经风雨，早已青苔斑驳，有了一种历史的沧桑和厚重感。走入庭院，虽略显狭小，但不失幽静。木结构的房子，分为上下两层，虽不宽敞，倒也亮堂。木枋画栋，过道连接厅堂，墙门的西侧，是一片开阔的田野，容纳着四时的节气变化。房檐下放着一口七石水缸，用来承接雨水，供住户饮用，也备作消防用水，可见以前居民的安全意识也是十分强

烈的。从胡家大院出来，沿着田间小路往右侧拐弯不过百米，就是刘家大院了。刘家大院是平房，但是占地面积比胡家大院略大一些，三进深度，每一进都有天井回廊和阶前过道，显得宽敞通透，是比较典型的江南人家的建筑布局。

大鹏岛上那些保持着传统生活习惯的村民们，依然享受在鸡犬相闻、袅袅炊烟的乡村生活画卷中，这片依港而建的古村落，日日熏染在悠扬的浪声里，迎来朝霞、送别暮霭，聆听渔舟唱晚，陶醉在一幅海岛悠闲的慢生活图景里。青苔的檐瓦，纵横的小巷，蜿蜒的石板路，午后的暖阳笼盖着这片古民居，映入眼帘如同欣赏一幅结构粗犷的油画。那些石砌的院墙，已经颇有年代感，在阳光下散发着清冷的光，虽然棱角分明，略显生硬，但这一点也不影响这座古村落本身的韵味。走进这片古村落，石头垒砌的古朴之风迎面而来，村舍的墙面、窗台、阶梯，都是用石材垒砌，而各家的院子后面，更能看见村民使用过的石凳、石磨、石捣臼等。沥港现存的石屋大多保留着明清建筑的风格，挑檐立

柱，石梁门框，镂空雕花的石窗，虽然历经岁月风雨侵蚀，却依然不失其精巧和雅致，这些渔村民居的文化遗存吸引着一批批游客的目光。

史料记载，大鹏岛的第一批住民，大多是在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政府结束对舟山的海禁后，从隔海相望的宁波镇海迁入，他们靠海吃海，大多从事渔业和海运业谋生。一批从事海运行业的先民，发迹后在大鹏岛上建起高宅大院，以求光宗耀祖。经历了几百年的风霜，大鹏山的古民居安静地伫立在那里，老宅子和留守的老人们依然静默地聆听着风声雨声。这片沉淀了数百年兴衰历史的古民居，近年来不断吸引来更多的乡村旅游爱好者，使海岛古村落的人文旅游资源，日益凸现出其潜在的价值。

回望大鹏岛那片颇有历史年代感的古民居建筑群，那些原住民们守护在舍不下的故园情结和抹不开的乡愁情怀之中，而这一条窄窄的港湾，这一艘苍老的渡船，渡的不是一拨拨的乘客，而是一种裹挟着悠扬浪声的大海情怀！

水 狗

□吴鹏

端午节前夕，天公连续下了几天的雨，到端午的头天晚上雨才歇一歇。到了放假那天，天空中灰白的云层低压着，太阳光照射得也很吝啬，像是还要下雨。顾不得这么多了，我收拾好行囊，迫不及待地踏上了归乡的路途。

回到家时，已是傍晚时分，村里每天下午五时准时开播的广播刚好开始播放，广播里一首《常回家看看》的序曲像是专门为了迎接我们这些在外打拼的游子回家，顿时感觉天高地阔起来，心里一阵舒坦、清静。告别了城市的喧扰，我终于又回到了家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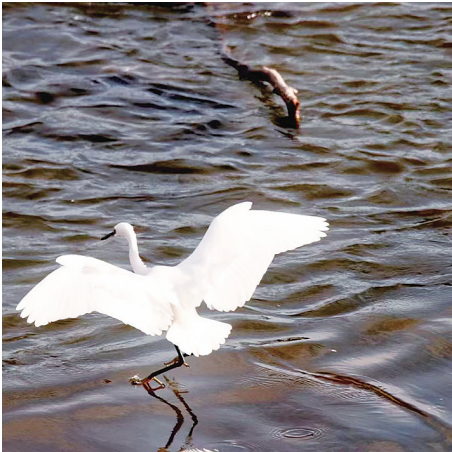
江南的六月，又是梅雨霖霖。才刚开始吃晚饭，阴阴的碧落就等不及再歇一顿饭的工夫，又哗哗地下起大雨来了，把我饭后去村中走走看看的打算浇得一干二净。我只好回到房间，半躺在床上看起书来。很久没有置身在这只有夜雨呢喃的时空了，天地顿时开阔起来，心神也开始变得舒缓，整个世界安静得像是在沉睡。突然，一阵短促的昆虫飞翔时特有的振翅之音从窗外倏然飘来，由远而近，降落在我床的另一头。雨夜的寂静，顿时被这短促的振翅之音所打破，我的注意力也转移到了这不速之客上来，心想，必是令人讨厌的屎壳郎吧？我边想边往声音消失的地方看过去：只见水泥地上一只土黄色的虫子，身子长，眼睛滴溜溜的，正在疾步飞爬。“是水狗！”我心里一阵惊喜，“你这家伙！我好多年好多年没见过你了！”我赶紧从床上一跃而起，一边防备着它飞走，一边又怕弄伤了它，敏捷地捡了起来。哎呀！这么多年没见到你，今天不请自来，真是令人喜出望外！我小心翼翼地捏着它，又惊又喜地看着它，它也又惊又恐地看着我。别紧张，我不会伤害你的。没想到这么多年过去了，你还是那胆小鬼的样子，现在，连我这个老朋友都不认识了。

我认识你的时候，还是在这样的雨季。还是让我再详细地告诉你我们相遇的故事吧。我家在一个不算偏僻的江南水乡村子里，村前二里路和村后都有一条小河，村北的小河径流稍大，河面稍宽。村南二里之内曾是良田桑园，约二里远的地方就是另外一条小河，河流径流小，河面也窄许多，河面上有一座通往镇上的小桥，桥面大概离河面有

四五米高。我们村就在两河中间，像是一个小岛。两条小河几乎年年夏季都要涨大水，而我们村子每年自然跟着遭殃，洪水也三年两年就要进一次村。我认识你的时候，正是在涨大水的时候。我记得我们是在一个墙根下认识的。

那年，我大概十来岁，也就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那时候，村人还是普遍以稼穡为业，并不算富裕，我邻居因为铁路工人，早早盖起了二层小洋房，他家也成为村里人常常聚座闲谈的所在。那年夏天，连续下了多天的大雨，河水猛涨，村南低洼处的田地已经被从东边倒灌上来的洪水淹没。洪水像是伺机等待进村似的，耐心地潜伏在玉米地里、地瓜地里。那几天，因为大雨不歇，洪水暴涨，村人无法农事，洪水的话题自然成了得闲的村人最为关心的大事。每到这个洪灾压顶的时候，爸妈也常常到那幢二层洋房里跟村人谈谈天，我也跟着去凑热闹。有一次，我正在房间玩着，突然你从外面飞进来，飞到白色的石灰墙根脚下，正好落在了我的脚边。这是什么东西，两只大大的前脚，圆溜溜的眼睛，虎头虎脑的样子，怪可爱的。于是，我小心地捡起你，而你很恐慌地扭动起身子来，特别是你的两只壮硕的前脚，不断地往外拨开，做反抗状。看着你两只不断往外作反抗的“大手”，我像是发现了新大陆一样，怎么还会有你这样大力士一般的虫子。我故意把你的“大手”并拢起来，像是做实验一样，又有些捉弄你的意思，不断地试你的力气。可你像个不会服输的斗士，还是不停地用“大手”反抗着，试图打败我，来一个胜利大逃亡。我指尖很明显地感受到了你发出的一阵阵强大的气力。后来，我拿着你问爸妈这叫什么，他们告诉我——“水狗”。直到很久以后，我才知道你原来叫做“螻蛄”。我和你，也算是“不打不相识”了。

从那以后，我离开了小学，也离开了在墙根下玩闹的日子，从家乡、到他乡，距离越来越遥远，时间也越来越遥远，远到把那些洪水潜伏过的玉米地、花生田变成了长满杂草的荒田，远到洪水也很多年没有进过村子，远到我回家的次数变得一年少过一年。但与你认识、逗弄你玩乐的那个湿漉漉的夏天的雨夜，我依然记得，宛如昨日。



舞蹈

□陈统魁

◎诗艺

——花落金鸡湖——

流水的意义仅告诉我
动或静，似乎启合时光的门框

怜惜自己宝贵的明天，归于水
归于金鸡，一望无际的浩淼

柳条抽出光线，驶向慈爱彼岸
我那无缘无故的风，眺望什么？

每个漩涡皆天眼，比如睡莲
睁开眼睛，看内心层层涟漪

菱桶、扁舟是如此辛勤
我是多么执着的，一根划桨

划开水的多余部分，触及灵魂的
祥云，爆破一小片水汽

隐没之堤找到我，余下路——
一半弱水三千，当作一瓢之饮

香雪海

没有雨雪的冬天
蜡梅蛻去妩媚，返璞归真
枝头暖流接近黄昏
收紧花瓣，收紧暗香
绽放的一朵朵绚丽之海

雾霭降临时分，寒风消停
一场被解禁的植物游戏
雀噪传递迟来的花事
声声喋血——花萼紧闭心房
通向林间的曲径
预谋天明第一场纷飞大雪
天空掠过寒鸦刚毅影子
像拔地而起的飞花阵
显露天地本色，尘世禅意
梅桩挡住冰冷季节
花箭，一句句幽香的慢词

大地挥之不去的浮华
草木坚守最后绿荫
与谁一起共度佳光
香雪吹来久远的轰鸣

□柳文龙